學案小識

序

近儒桐城姚氏曰孔孟之統必歸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已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又曰朱之眞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士大夫維持綱紀遵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旨哉斯言程朱之爲功於天下萬世即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尊程朱所以宗孔孟之道也且夫道亘古今而不敝也學所以範賢智而出於一也由孔

孟而來道亦幾經晦明絕續矣賴有爲之羽翼者相
講明而恪守之七十二賢尚矣江都昌黎間世相望至
宋而呂張黃眞魏諸公金華四子元之魯齋明之敬軒
敬齋整庵以逮
國初諸名賢遞相祖述所以啟迪人心昌明世運哥重
昏而發豐蔀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爲道以孔孟程
朱之學爲學故也然而異端楊墨春秋時已有之黃老
於漢佛於漢晉六朝隋唐蓋自達摩來中國明心見性
本來面目之說足以溷中庸未發之眞而惑溺高明之
士矣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始以佛說釋儒

書矣陸象山純作禪機反以聖傳自任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術益精而說益巧彌近理而大亂眞向非朱子無以屋照其姦也迨明道一編朱子晚年定論之輯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姚江提唱心學專主良知非聖無法簧鼓一世末派直指心宗猖狂恣肆猶幸困知之記學蔀之編砥柱中流如一髮引千鈞而其餘燄至

國初未熄太冲黃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獻之宗手輯明儒學案宜如何廓清陰曀力障狂瀾而乃祖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爲一器猶夫海門夏峯也辨

黑白而定一尊不重賴繼起者大有人在乎我
朝道統中天
君師立極頒發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升紫陽爲十二哲
二百年來名儒輩出庠序修明爲元明所未有乃循習
既久聰慧傑特之士厭常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
以漢學小學淩駕宋儒者矣言心性而遁元虛襲六經
註鄉邪論而顯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義
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有心者
所爲慭焉深憂也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秉承家學著
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術眞僞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

度可明涂轍可端綜舉

國朝講學諸儒次第甄錄首列傳道以清獻楊園桴亭清恪爲正宗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爲翼道得所翼而道不孤也于北溟以下四十四人爲守道得所守而道益明也又次黃棃洲以下爲經學許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卷末附心宗終焉其蒐采未獲僅見他氏稱說者爲待訪錄以俟補輯共十四卷書成授維鐈讀之析之也精疑似不能亂辨之也確異說不得搖本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爲醇正謹嚴之論蓋純從衛道辨學起見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前後自序各案小

序指示周詳聲情激越婆心熱血涌現行間先生不得已之苦衷至深且切矣或曰此編出徒爲言王學者集矢今王學勢已衰矣何亟亟於是余謂今世言程朱者束於功令非其好也即好陸王亦高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鄰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祖也至理無兩是正路無旁歧得是書分明别白而謬悠之説不掃而自退故斷斷不可少也至經學卷內斥西河不錄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黜其妄作而仍不沒所長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是書有學統之精嚴而不病其隘有學

部之侃直而不涉於苛於以救陽儒陰釋之弊而存道
脈之眞其功正不小也且安知夫自今以後不更有如
先生者聞風興起而一再續輯以綿統緒於勿墜也然
則是書又安可以不急爲刊布也維鐈檮昧荒落懼終
身爲道外人承命之下爰撮其大凡書以爲序
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檇李沈維鐈拜譔

學案小識敘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顏曾其在顏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約禮誠正脩也即博即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絕去私欲盡還天理也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曰以友輔仁誠正脩

也即文即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也夫子於其日省之久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葢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眞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别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猶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曾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

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眞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愼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卽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閱暴秦而漢而唐賴有江都董子昌黎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亂孔孟之道不

絕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爲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旦言明心貪便喜捷世態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

矜奇鬬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有新建者
援象山之異揭良知半語爲宗旨託龍場一悟爲指歸
本立地成佛謂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蹈
閑蕩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駸駸乎欲祧
程朱矣生其後者烏可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胥溺而
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
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
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
聖朝昌明正學崇奬斯文特示優隆重加尊奉朱子升
祔十哲之次誠千載一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

宜乎眞儒躍起辨是與非埽新奇而歸蕩平去歧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眞途轍卽還吾顏曾思孟眞授受更還吾夫子眞面目界限淸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眞儒之爲眞以此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眞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衒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不當以賸餘糟粕誇爲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間

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澈於胸中此心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朱子之博藴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曰夏時殷輅周冕韶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運用於兩間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

其言政事莫大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知天明善誠身眞本原眞學問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別等差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亟傳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後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傅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別爲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

於學術敗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朱之朱子即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別錄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得已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即有是理有是理即有是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體之莫充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而明豁然而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勖也矣道光二十五年孟夏

月小岱山人唐鑑

學案小識卷首

敘
目錄
學案提要
卷一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卷二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卷三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卷四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卷五
翼道學案
蔡粱邨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卷六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闇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卷七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耿逸庵先生
李恒齋先生　蔡葛山先生
方靈皋先生　趙松伍先生

卷八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朱湘淘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庵先生　陸朗夫先生
閻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許西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庵先生
彭一庵先生　王櫰三先生

卷九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錢南園先生
童寒泉先生　孟瓶庵先生
向荆山先生　郭春山先生
劉寄庵先生　李復齋先生
謝退谷先生　夏用九先生
戚仲蘭先生

卷十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張篔山先生

刁蒙吉先生　徐青牧先生

張侗若先生　謝約齋先生

周好生先生　張玉甲先生

張鶩庵先生　徐畫堂先生

申孚孟先生　俞存齋先生

潘鐵廬先生　田梁紫先生

曹厚庵先生　沈位山先生

李簡齋先生　朱梅崖先生

任東澗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彙旃先生　顧庸庵先生

彭　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梅鷗先生　吳與巖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晉先生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愚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卷十一

待訪錄

沈　先生　劉伯繩先生

盛寒溪先生　江藥園先生
淩渝安先生　沈石長先生
何商隱先生　張岵瞻先生
陳古民先生　祝人齋先生
冉蟫庵先生　王介祺先生
李禮山先生　王仲穎先生
馮周溪先生　尹元孚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鄭滋園先生　李申耆先生
卷十二
經學學案
黃黎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陳長發附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弟季野附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子仲儒孫定宇附　陳泗源先生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盛庸三先生　焦廣期先生
張彝歎先生　俞右吉先生
諸襄七先生　李耜卿先生

沈冠雲先生　吳中林先生
蔡仁錫先生　臧玉林先生

卷十三

經學學案

顧震滄先生　沈東甫先生
牂青州先生　邵　先生
徐　先生　張宏蘧先生
嚴　先生　王九溪先生
馬宛斯先生　晏一齋先生
沈子大先生　王介山先生

潘補堂先生　程綿莊先生
趙易門先生　浦潛夫先生
任後山先生　沈克齋先生
汪默庵先生　林澤雲先生
魏　先生　牛眞谷先生
楊符倉先生　張天隨先生
吳易堂先生　梁　先生
吳宥涵先生　王若霖先生
陳仲夔先生　嚴寶成先生
范蘅洲先生　姜石貞先生

顧古湫先生　任釣臺先生
徐　先生　徐健庵先生
秦樹峯先生　張仲嘉先生
姜上均先生　陸坡星先生

卷十四

經學學案

劉華岳先生　葉書山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邱近夫先生
劉雲翼先生　郜　先生
曹六吉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春曇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易疇先生　　周懸著先生

程是庵先生　　崔南有先生

陳文裕先生　　杭堇浦先生

吳山夫先生　　胡竹軒先生

朱竹君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託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illegible]先生

范庸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敬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

張皐文先生　金槃齋先生
王鳳喈先生　孔顨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卷末

心宗學案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徵先生
山曉堂先生

待訪錄
邵念魯先生　魏蓮陸先生
張天民先生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學案後序

學案提要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眞雖未必遽能大明大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絕伊川表

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引而傷之葢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踰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日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逮及鼎革託爲老師宿儒者尙欲以詖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

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卽謂之孟子可也卽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

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遊者有顏曾冉卜七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

而閲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横議頼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眞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程之遺緒本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確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發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

孔子尙矣曾子子思孟子尙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盍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賢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槩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巽輭棄閑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媕婀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還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恧赫赫陵人而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行者居者尊者卑者老者

少者質質焉莫知其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絕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當時蔽之而閼時則章矣或當途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則尙矣或功利詞章輩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何也所守與時異也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禦强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横逆簡易可以綜繁賾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

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囘可以定識力守願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嘗不正襟而起儆端坐而緬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愈久而愈眞炳炳焉在天地閒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

守道

道歷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閒則學術眞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戶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

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歷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蒐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傅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文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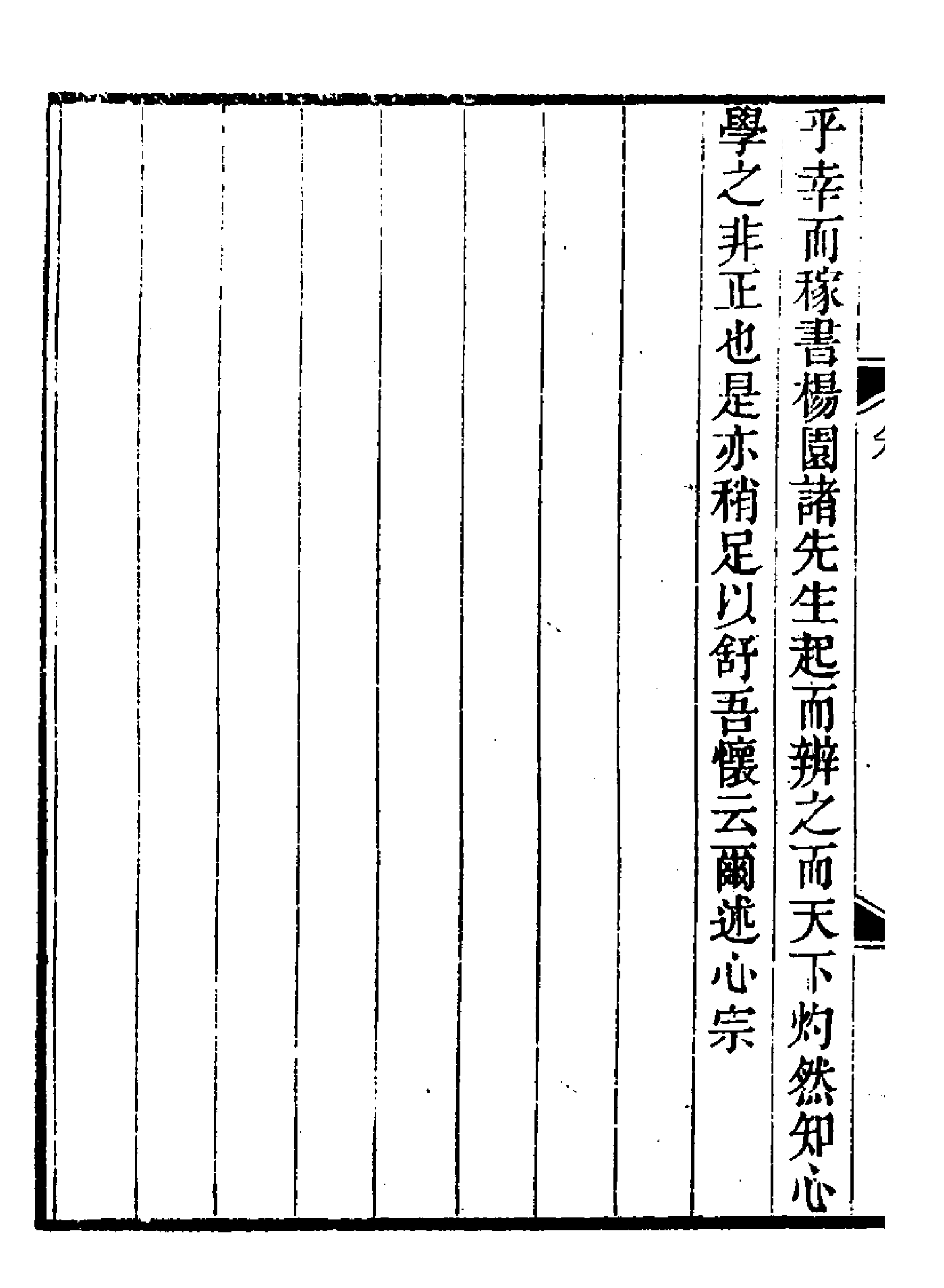
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爲得所未得而反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烏足與校哉逃經學

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

於學術則亦晚矣吾於明季未嘗不嚱嘘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觀之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恒懔懔於其禍之極而莫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即性之最眞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

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不至於禽獸不止是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澌流蕩無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

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宜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


乎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
學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述心宗

卷一目錄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学案小識卷一

傳道學案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隴其字稼書歷官御史勵志聖賢傅文約禮由洛閩而上追沂兖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即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絶其道勿使並進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

蒙引存疑淺說而一折衷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下句用力可謂勤矣而其後自序曰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實關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悲於後也先生之於學也思之慎而辨之明得之深而

言之切其太極論曰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

倚則謂之中以其眞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

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搏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

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愼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其學術辨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

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

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

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

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者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故不賢者旣樂

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爲彼之是惑乎先生此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孳孳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涖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闕失儼然程朱之氣象亦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程朱也矣豈獨如之而已哉夫以程朱之道成已卽以程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而不置一詞乎是必不能者也孔子絕異端斥

隱怪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辯哉先生初授嘉定令見其俗尚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强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二年而邑大治以盜案落職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會總憲魏公抗章言先生寃並疏舉廉吏得

旨復原官補靈壽知縣縣於眞定最爲磽瘠俗强悍善鬭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

未盡絕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為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於是舉派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徧曉而導之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征宜請二曰墾荒宜勸三曰水利當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復六曰審丁不宜求益額遇荒賑濟躬為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府檄發限單不許踰額先生不顧率盡散之以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嚴兵部侍郎李公厚庵禮部侍郎王公昊廬交章論薦奉

旨行取御史臨行邑民攀留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上疏言畿輔民情蓋親睹小民疾苦不敢不上聞也論奪情篤人倫也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重官箴也而當時惡先生者執爭議獨納保舉爲遲悞軍需擬革職得

恩原宥及試俸滿以改調歸既歸屏居泖口足跡不入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先是嘉定罷歸洞庭席君者嘗延至家塾至是復懇延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講習不倦臘月歸偶感寒疾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盡傷嘉定之民相率而來哭者踵相接也厥後

九重念其端方廉潔召主文衡而澹然謝世者已經歲矣先生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故既著學術辨三篇又與秦定叟李子喬臧介子湯潛庵范彪西諸先生書往復辨論箴陽明白沙之病且以懲涇陽景逸之偏洞悉秋毫顯微無間非至誠至明安能若是是以篤實光輝所過者化在靈壽時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闒

佛老黜陽儒陰釋始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凊備極腆篤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殮爲恨服闋不忍肉食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仲歿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愨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質衣易之雖晡粟不繼不顧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懽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淅而行卽魏公環極屢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履蹈不苟如此所著有靈壽縣志先正一隅集四書講義問學錄日鈔讀禮志疑三魚

堂文集評定四子大全評選國策去毒撮輯困勉錄未
成而松陽講義一書當下指點語語親切讀者警醒感
憤生向善之心是宜家置一函朝夕玩味未有不獲其
益者雍正二年得
旨從祀兩廡乾隆元年
賜謚淸獻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門人

王前席　席永恂　趙裳旂　侯開國

桐鄉張先生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又號楊園窮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並進內外夾持無小無大無粗無精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蓋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者是也嘗謂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脩身第一事又謂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一又謂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何所往而不爲欺

矣又謂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又謂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之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又謂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已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又謂人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已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饑受餓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且吾人於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於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於天

尤人豈不得罪於人又謂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齊肅之功不足所存不主於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於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坐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又謂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又謂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又謂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為善為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

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梏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卽自責自訟不已先生之戒懼愼獨卽物窮理勿欺勿怠者是亦大可知矣跡其抱道在躬淑身淑世簞瓢陋巷之中卽寓斯民飢溺之念或辨學術以回人心或敦風教而挽世道時雖窮而道不窮身雖困而道不困也嘗曰昔之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判今之爲邪說者莫不假託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傅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葢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殊途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于密若此者探本窮源不出於釋則出於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學術不明禍亂四起率以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又曰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

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又曰世儒功夫只說求心歪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阬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愼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也夫又曰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弊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令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

與人爭勝亦可哀已又曰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予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爲麤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所謂詖也多其辨說不根極於理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說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

小又曰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邵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又曰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尚名節是已然其流至於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於闇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疏至於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

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尊陳王而詆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汨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閒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尙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其與何商隱書曰論語一書謹言愼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即所爲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

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若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

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是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即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

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執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

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即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眞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

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

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岐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矣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脩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

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淸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飮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恒脩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

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

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

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槩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况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

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埶
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雖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
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此物
此志也其與沈尹同書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
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
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
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
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
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

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工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卒以己意之所獨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

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已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已則必闇然必愼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

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旣已有問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已自省以時用其戒愼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已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其與屠子高書曰承下問格物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

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
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
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
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
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
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卽不免仁者謂仁知者
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
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
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
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

之德本明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淸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限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

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也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氷之釋而凍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審弟可不出否畢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即有一行之未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懷切問卒其妄測之見如此其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

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

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夏子張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

整菴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頑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决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其與沈上襄書曰去冬所諭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衆理而

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工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諭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

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旣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以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閒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閒亦自有分數小人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

爲泰爲大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蹠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由此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已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懸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

爲於義不爲牽合傅會否弟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卽於邪慝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已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

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卽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畧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其餘又何疑乎觀此可以知先王之道矣陸清獻公嘗謂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

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蓋猶未見其全集云乾隆年間濮川布衣陳古民梓爲之傳曰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眞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瀲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

任也旣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旣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闢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若上淩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閒與人和易故人王邁人旣顯請謁亦不峻拒惟黙坐晤

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欹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已欲清恒入於濁求道欲勇恒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深造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有評本嘗自痛先世居官貧不蚤葬燬於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祖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偕

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諸孺人
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没繼聖文亦殀配
姚氏守節歿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
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
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譏斆天下惜之論曰有明一代
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曾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
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値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
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
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
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愿障姚

江之瀾直窮其竄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剩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嗚呼危哉蓋先生遭時艱難立身高潔以主敬爲行已之本以反經爲興民之原蓽門蓬戶具有天下萬世世道人心之憂謂爲朱子後之一人不亦信哉大也姚氏輯其年譜古民陳氏訂之閱後子春方氏又考正而加詳焉此補讀書齋所藏本也其全集目次十六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

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祝氏泣修補本勤宣堂

所藏者也

同學

顏士鳳　淩渝安　沈石長　何商隱

從遊諸子

張嘉玲　姚瑚　姚璉